

抗日戰爭期間 布雷作戰之研究

Research on Mine Warfare along Southeast China during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陸戰隊中校 宋連海 Lt. Col. Lien Hai, Sung

提 要：

- 一、抗戰時期，我海軍兵力不到日本三分之一(27.4%)，總噸位僅為日本4%；尚不包括「陸基」和「艦載」空中兵力；兩者海軍兵力極為懸殊。但中華民國海軍於抗戰初期，創造非常值得追憶的戰役和事蹟，諸如「海州灣鎮海穿山佈雷(沉船阻塞)封鎖作戰」、「長江下游遮斷作戰」、「襲擊日軍艦隊旗艦出雲號」等英勇事蹟。
- 二、中華民國海軍於抗戰期間自製水雷，在長江及東南沿岸河口港灣以水雷封鎖和敵後等游擊戰方式布雷，指導原則是以水雷封鎖航道，輔以要塞砲隊行陣地防禦。使日軍於境內水上活動受阻、襲擊日軍艦艇及其運輸船，破壞與切斷日軍水上交通線。
- 三、我海軍布雷隊員奮勇抗敵，多次炸沉日本海軍艦艇，造成日軍官兵死傷慘重。日軍對我布雷隊員恨之入骨，凡不幸被俘之隊員，均慘遭極刑報復，這段血淚史蹟不容遺忘。

關鍵詞：沉船阻塞、布雷封鎖作戰、水上交通線

Abstract

1. R.O.C. Naval forces were only one third of Japanese Naval forces during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But R.O.C. Navy had conducted many heroic campaigns such as blocking Japanese from entering mainland and successful attacking Japanese flag ship Izumo.
2. Dur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R.O.C. Navy attacked Japanese battleships, blocked sea line of communications and delayed the Japanese forces advance by homemade mines

to conduct mine warfare and guerilla warfare.

3. Navy mine warfare team repeatedly sunk Japanese naval vessels, causing heavy casualties of Japanese soldiers, which caused Japanese retaliation on those who were unfortunately captured had been brutally tortured to death in retaliation, this tragic historical sites should not be forgotten.

Keywords:

壹、前言

抗日戰爭是指20世紀1930年代至1940年代，中國抵抗日本侵略之全面戰爭，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東亞戰事的最重要部分；戰場除中國外，也包括緬甸北部等鄰接地區。一般以民國26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至民國34年9月9日日本向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投降為該戰爭之起訖時間，但在廣義上也可將民國20年發生的九一八事變視為起始點¹。

民國20年，日本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後，完全侵佔中國東北，並開始扶持成立滿洲國等一系列的在華傀儡政權，此後陸續在華北、上海等地挑起戰爭衝突。國民政府則採取攘外安內妥協政策，避免衝突擴大。民國26年7月7日，日軍在北平附近挑起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全面爆發。隨後中國各方政治勢力逐漸達成統一抗日共識，中日雙方均投入大量軍隊，並動員全國力量進行制衡。民國30年12月，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國民政府正式對日本宣戰，並與美國、英國、蘇聯等結成同盟國，共同對抗以日本、德國和義

大利為聯盟的軸心國，抗日戰爭至始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組成部分。民國34年，隨著美軍攻入日本本土、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等，中國軍隊亦開始對日軍發動總反攻，滿洲國、汪精衛政權等傀儡政權也相繼瓦解。同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向同盟國宣布無條件投降；同年9月9日，日本在南京向國民政府遞交降書，中國獲得戰爭的最終勝利²。

貳、抗日戰爭中日海軍軍力狀況分析

國民政府的海軍艦船主要繼承自清朝、北洋政府，極為落後。海軍以地緣區分，分為東北艦隊、渤海艦隊、粵海艦隊、江陰電雷隊；以學系分之，有青島、福建馬尾、廣東黃埔、江陰電雷等海軍學校。中國由於內戰，故海軍派系複雜，意見分歧³。國民政府建立後，即設海軍部，在名義上統一指揮權。

抗戰初期，我海軍有艦艇57艘，計59,000噸；日軍為1,000餘艘，計190萬噸，我軍僅為日軍4%。陳紹寬就任海軍部長，

註1：孫震，〈序言〉，《中國抗日戰爭真相》（臺北：中華戰略學會，2011年），頁6。

註2：姚占新，《中國通史》（新加坡：玲子傳媒，2013），頁81-83。

註3：白崇禧，《白崇禧口述自傳（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3年），頁256。

屢次要求中央擴建海軍，皆未獲准。民國21年，一二八事變後，海軍部又制定計畫，指出「吾國海軍欲求其與日本在海上作戰，至少須有其海軍之七成」，如果不如此，則海上之制海權將為日本所獨佔。在海軍部看來，海軍需「先建設日本海軍之四成兵力，以保持中國近海之自由，以遲滯日本海軍及其陸軍之行動⁴。」

以上計畫雖獲政府同意，但因經費問題，遲遲未能落實。民國18年7月—民國20年3月，海軍按規定應得經費1,050萬元，實際只領到98萬多元。民國25年下半年，海軍申報經費1,203萬元，實際領到362萬。民國26年，在國民政府的國防經費中，有1.197億元撥給陸軍，7,000萬元給空軍，海軍只得到228.9萬元，相當於陸軍軍費的1.8%。相比之下，日本海軍在前一年的軍費是55.1億日元，為中國的115倍⁵。因此直至戰前，海軍部的情況還是「迭次所擬海軍建設計畫，均限於財力未獲實施」；而「惟因經費限制，所造飛機得數甚微，只以供海軍航空員生訓練之用。」

抗戰爆發時，海軍一些輕巡洋艦、砲艦和魚雷艇。其中排水量最大的3,000噸，小的僅300噸，總排水量約5.9萬噸⁶。而同時，日軍海軍有艦艇285艘，包括9艘戰列艦、4艘航空母艦、12艘重巡洋艦、13艘輕巡洋艦、70艘驅逐艦等，總排水量約115.3萬噸⁷。

海軍處此絕對劣勢之下，在歷次戰役中

，也以艦隊作戰、要塞作戰、水雷作戰和阻塞海道四種戰術，打擊了日軍。民國26年初，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和海軍部共同擬定了一個《國防軍事建設計畫草案·海軍》。內稱「吾國海軍欲求其能與日本在海上作戰，至少須有其海軍力之七成。考日本之海軍力共計76萬3千噸有餘，故吾國應有海軍54萬噸左右，始足以資對抗。鑒於中日海軍兵力差距太大，而吾國之海軍建設需時甚久，要塞又需費孔巨，暫時無法達到要求，故只能放棄與日本海軍爭奪中國近海制海權的戰略方針。處今日情況，欲使敵艦不致深入腹地，隨意登陸，除以陸軍防禦，空軍轟炸外，殊有賴於水中防禦。水中防禦措施計有水雷、強纜、浮筏、鏈鎖、防網、沉船等，而以有線水雷及機雷為主…」由此可見，海軍建設的重點至此已明確轉移到水上防禦方面，目的在於阻止日本海軍登陸和進入內河⁸。

參、長江流域的水雷作戰

淞滬會戰爆發海軍即自製水雷，以應封鎖上海各港灣之用。海軍自製水雷計分兩類，一類為觸發水雷，一類為視發水雷。觸發水雷，係將雷身半浮於水中，以適合敵艦吃水深度為準，雷之下端繫有雷墜，必保持雷身一定之姿勢。布雷前，先考察港灣形勢，再分別以疏散或密集方式，布成各種不同型之雷陣，使敵艦不易明瞭我雷區布雷陣勢。一進入雷區，即處處皆有碰觸爆炸之虞。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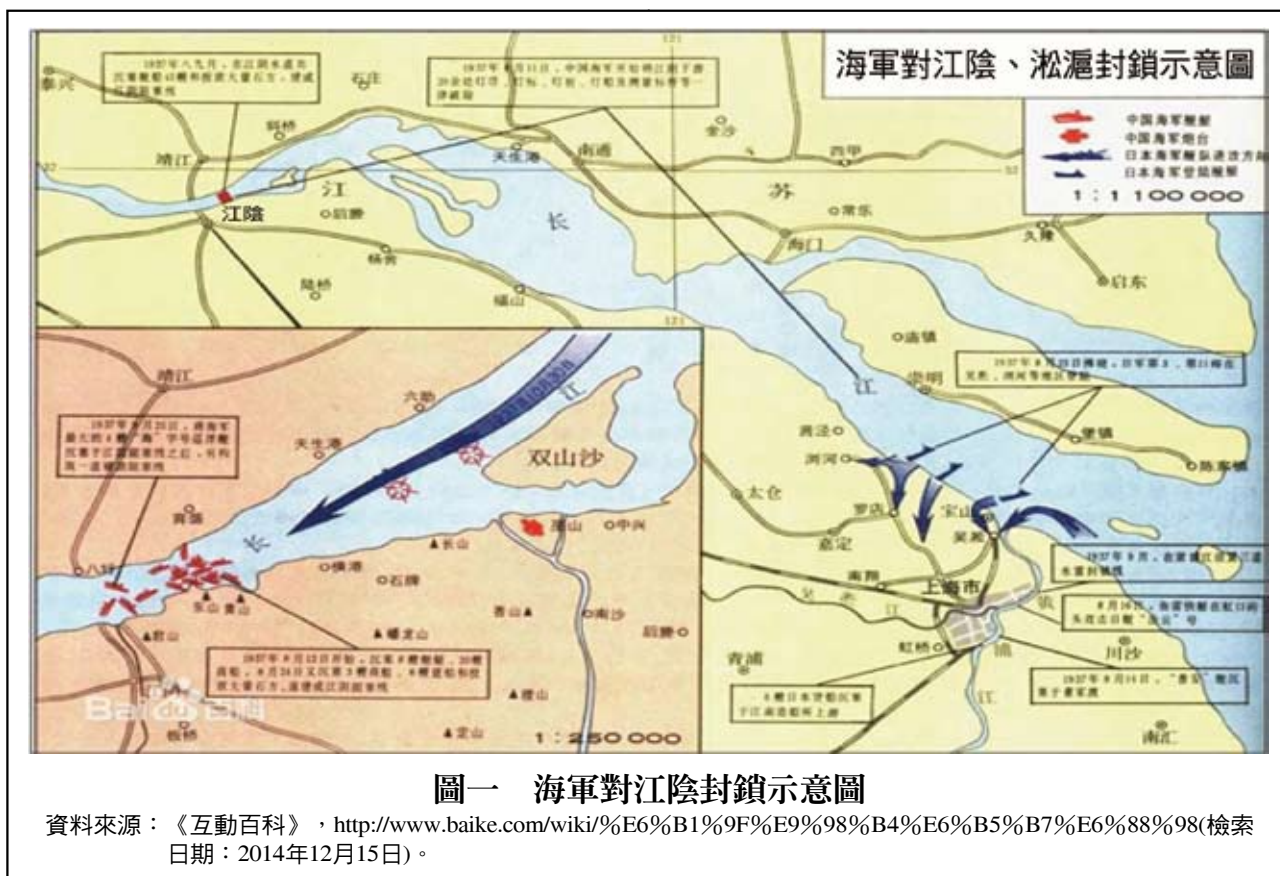
註4：王文燮，〈抗日戰爭的海空軍作戰〉，《中國抗日戰爭真相》，頁443。

註5：高曉星，〈抗戰前南京國民政府海軍的經費問題〉，《軍事歷史研究雜誌》，1992年，第1期，頁260。

註6：蔣緯國總編，《抗日禦侮》（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年），頁90。

註7：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中國方面海軍作戰》（東京：朝雲新聞，1974年），頁230。

註8：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3-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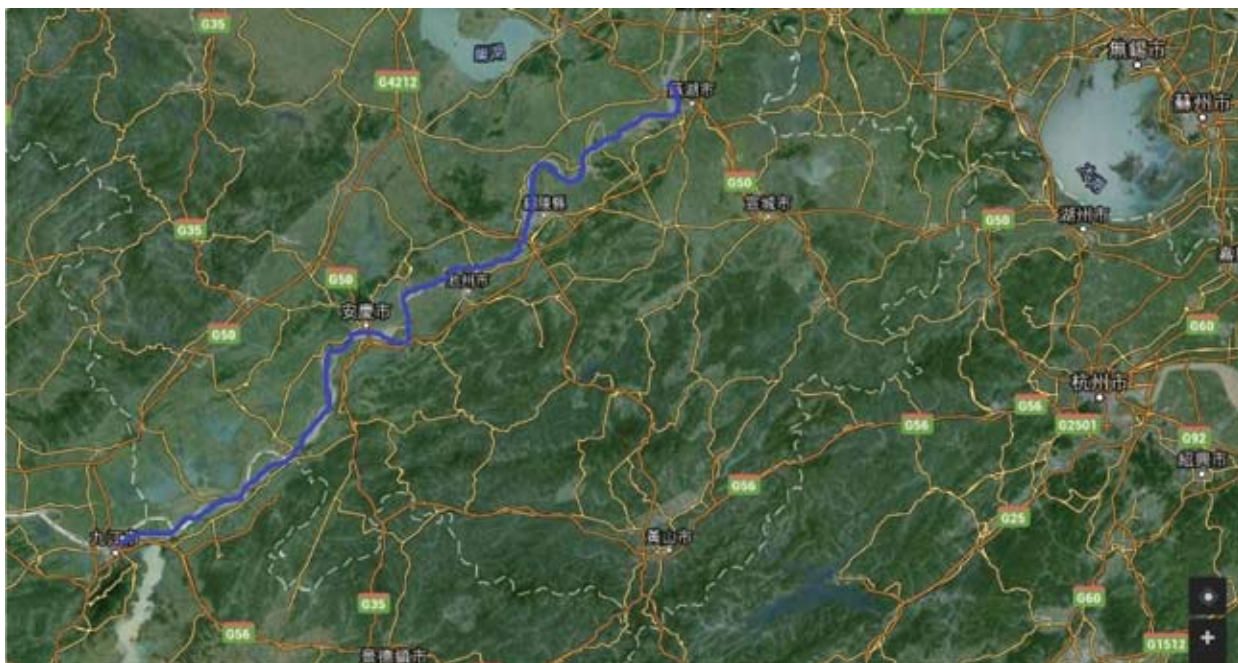
旦戰況轉移，兩岸守軍撤離後，敵艦從事掃雷工作時，亦須費時多日，為防禦戰中一種最適用之水雷，視發水雷，亦稱固定水雷，簡稱定雷，係將雷身下沉水底，布成固定陣線，俟敵艦進入我雷區有效威力內，由監視哨發電轟炸，威力強大，命中率高，唯須有守軍掩護，守軍一撤，則雷區作用亦隨之喪失⁹。

民國26年8月，海軍奉命將12艘老舊軍艦、23艘商船和8艘碼頭船沉入江陰水道，另以民船、鹽船185艘和大量石料填補空隙，建起一道江防阻塞線。隨後淞滬會戰爆發，海軍又在黃浦江構築了三道阻塞線，同時

佈置水雷，堵住了日軍海軍溯江進犯的通道（如圖一）。

上海813松滬戰爆發時，我海軍當局即已預判日海軍會以長江做為其水運進襲我內陸渠道。因此，如何鞏固江防，實為海軍抗戰中首要任務。長江蜿蜒流域數省，支幹各流深入腹地，如不節節設防，層層阻塞，則日海軍艦隊即可由吳淞口溯江而上，直撲南京，繼攬武漢，再取四川。考量當時江海形勢及政府財力狀況，認為設防禦敵之道，端賴阻塞河道港口，而阻塞之法除沉船外，另有水雷封鎖。若以沉船阻塞，按我國當時航運有限，水上交通及後方軍運均仰賴僅有船

註9：海軍總司令部，《海軍抗日戰史下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1992年），頁1291。



圖二 蕪湖至九江段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隻維持運輸，若徵集撥充沉塞之用，則影響航運甚鉅。是以籌畫江海防務之兵器，當以布設水雷為主，且為世界各國公認。就防禦價值而言，水雷兼具攻擊威力，予敵艦威脅較大。就經濟層面而言，相較沉船阻塞，封鎖時間迅速，所費低廉¹⁰。另若以平均半涅寬，3涅縱深之阻塞面積估計，用水雷阻塞，只需500磅重水雷600具，每具平均以400元計(自製價格，非購自國外價格)，所費僅20餘萬元。若用船舶封鎖，則需用2,000~3,000噸輪船20餘艘，總價約在1,500萬至2,000萬之間，所費不貲¹¹。

淞滬會戰期間，海軍多次主動出擊日軍，炸毀日軍登陸的三井碼頭和儲存汽油的臺

船，炸毀鐵駁船4艘、小火輪2艘，炸傷日軍在上海的旗艦出雲號。但在保衛上海、南京、武漢的戰鬥，海軍損失了主力艦「平海」、「甯海」、「應瑞」、「逸仙」、「建康」與其他數十艘艦船。海軍眾多官兵在戰鬥中犧牲，他們「至殉職或負傷之地點均在砲座之下。未受傷者，亦未寸步離開戰時職守之處所¹²。」海軍損失嚴重，加之日軍封鎖中國沿海，殘存的艦船主要被用於保衛川江、荊河、湘江等河段，拱衛陪都重慶。這一時期，海軍主要以敵後的漂雷游擊隊，打擊日軍。

直至民國32年，單就長江方面之蕪湖至湖口，九江至漢口，漢口至岳陽這三個地區

註10：海軍總司令部，《海軍抗日戰史下冊》，頁1127。

註11：海軍總司令部，《海軍抗日戰史下冊》，頁1128。

註12：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國民黨政府海軍抗戰紀事〉，《民國檔案》，1986年，第1期，頁54。

中，已經出擊過93次，布放漂雷1,600具(如圖二)。

經查，炸沉敵艦艇船隻156艘，其中包括中型艦、運輸艦、商船、汽艇等，其物質損失的價值，至為重大¹³。據日本隨軍記者回憶，中華民國海軍「在江面上布下了無數的水雷，使南京和漢口之間成了可怕的水雷區。」「以近藤英次郎中將為司令官的海軍十一戰隊，一邊同兩岸的敵軍作戰，一邊排雷前進。這就是後來有名的長江溯江艦隊。這支艦隊派出十幾艘掃雷艇，每二艘之間拉上鋼纜進行掃雷，但是由於水雷太多，好多掃雷艇都觸雷沉沒了。砲艦、運輸船也相繼觸雷，損失慘重。」一支執行登陸任務的艦船觸雷後，江水升起了巨大的水柱，船被炸成兩截。船上同盟通訊社的記者下津久男及60多名陸戰隊員全被拋入江中，一旦落水，連屍體都浮不上來¹⁴。

戰前中日海軍主戰兵力，若包含已建造和建造中的艦艇，我海軍兵力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27.4%)，總噸位僅為日本的4%；尚不包括「陸基」和「艦載」航空隊空中兵力；兩者海軍兵力極為懸殊。但海軍於抗戰初期，便以有限兵力及損小效高的模式創造非常值得追憶的戰果和事蹟，諸如「海州灣鎮海穿山布雷(沉船阻塞)封鎖作戰」、「長江下游遮斷作戰」、「襲擊日本海軍艦隊旗艦出雲號」，和「江陰防守」我海軍主要艦艇之「防空作戰」等英勇事蹟。而海軍抗戰其中也不乏鮮為人知的小兵立大功人物，例如：襲擊日本海軍艦隊旗艦「出雲號」，民

表一 民國27年海軍全國各地布雷數量一覽表

佈雷地區	水雷種類	數量	具	備考
武漢上游	海丁定雷	1,000	1,300	
	海庚漂雷	300		
武漢下游	海庚漂雷	480	5,276	
	海丁定雷	4,796		
洞庭湖區	海戊定雷	190	190	
贛江	海戊定雷	40	40	
鄱陽湖	海丁定雷	61	61	
富春江	海戊定雷	40	40	浙江省
甌江	海丁定雷	40	40	浙江省
合計	定雷	6167	6,947	
	漂雷	780		

資料來源：海軍總司令部，《海軍抗日戰史下冊》(台北：海軍總司令部，1992年)，頁416。



圖三 海乙式300磅觸發水雷

資料來源：《中國軍艦史》<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kJNOrcroGW4J:60-250-180-26.hinet-ip.hinet.net/theme/theme-72/72-index19.html+&cd=6&hl=zh-TW&ct=clnk&gl=tw>(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1日)。

國26年日海軍本出雲號在遭我魚雷艇襲擊受傷修復後，於9月28日召集日本第三艦隊各將領將於該艦召開軍事會議，由於屢遭我襲擊的經驗，日本海軍嚴密防範，並轉移至較安全的位置停泊，我海軍艦艇預判很難再次

註13：陳紹寬，〈抗戰六年來的海軍〉，《陳紹寬文集》(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年)，頁322。

註14：陸寶千，〈鄭天傑先生訪問紀錄〉(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頁184-185。

接近突襲，因此決定採特工潛入方式，由海軍部特別遴選王宜升和陳蘭藩兩位特工兵，攜帶水雷三具，一同潛越春江碼頭，泅水潛泳至出雲號。不過，因該艦防衛嚴密，周邊均以鐵駁圍繞，下布雷網護衛，欲迫進艦身，勢必要先將雷網破壞，然後始能潛泳至艦身將雷繫上，再發電爆炸(即可致使出雲號沉沒。)惟我兩員特工兵潛入正破壞雷網之際，為日艦探照燈發現，並派艇搜索，該二人因時深感戰機緊迫，不得不急予引爆，僅傷及出雲號的艦艏，及摧毀環繞艦旁之鐵駁四隻和小火輪一艘¹⁵。

抗戰時期自民國27年至民國30年海軍歷年布雷數量總表如后(如表一)：

海甲、海乙(如圖三)、海丙三型均為觸發水雷。第一批海甲式觸發水雷，其雷身為圓筒型，高34吋，直徑30吋，上部為浮力，筒下部為裝藥室，可裝藥300磅，適用於轟炸建築物。上海作戰時，我海軍用以轟炸日軍浦東三井敵海軍各碼頭時，即採用此海中式水雷攻擊。後將海甲式觸發水雷加以改良，於水雷頂端添裝保險機一，觸角將原四個增添成五個，定名為海乙式觸發水雷。上海作戰時，我海軍以此雷封鎖上海黃浦江各港灣及供給上海作戰各友軍防衛其防區之據點。後因作戰目標以敵艦為主，乃另設計一種海丙式電放水雷，我魚雷快艇出擊，以水雷襲擊敵艦出雲號，即是以此水雷攻擊。民國27年初，另研究一種海丁式觸發水雷，威力

表二 民國28年海軍全國各地布雷數量一覽表

佈雷地區	水雷種類	數量	具	備考
浙東各江	海丁定雷	20	90	
	海戊漂雷	70		
贛江	海戊定雷	80	80	
荊河	海戊定雷	50	50	
粵桂區	北江	海戊定雷	10	10
	新昌河	海戊定雷	50	50
	西江	海戊定雷	37	87
		海丁定雷	50	
洞庭湖區	海戊定雷	2,340	2,560	
	海庚改裝定雷	100		
	海己漂雷	100		
	海庚漂雷	20		
合計	定雷	2,807	2,927	
	漂雷	120		

資料來源：海軍總司令部，《海軍抗日戰史下冊》(台北：海軍總司令部，1992年)，頁417。

範圍45呎至50呎，雷墜改用鋼骨水雷，下裝滑輪，可推行於布雷船軌道施放，使工作更形方便，節省工作時間。此種水雷於民國26年趕製，前後用於大通、東流、馬當各區，以阻止敵艦西進，其中一部分改製輕墜水雷，使之在水中浮動，利用長江激流衝勢，向敵艦衝擊，產生極大功效¹⁶(如表二)。

民國27年7月，海軍根據輕墜水雷原理做進一步研究，復設計一種不用雷墜之水雷，定名為海庚式漂雷。雷本身調成極輕微浮力，使其全部沉浸水中，露出水面極小部分加以偽裝，與固定水雷配合使用，攻守兼備成效卓著¹⁷。

註15：王志鵬，〈追憶中華民國海軍抗日之悲壯〉，《東網即時》，http://hk.on.cc/tw/bkn/cnt/commentary/20140728/bkntw-20140728000423106-0728_04411_001.html(檢索日期：2014/11/25)

註16：海軍總司令部，《海軍抗日戰史下冊》，頁1291。

註17：海軍總司令部，《海軍抗日戰史下冊》，頁1292。

表三 民國29年海軍全國各地布雷數量一覽表

佈雷地區	水雷種類	數量	具	備考
長江流域江陰至湖口段	漂雷	827	894	
長江流域九江至鄂城段	定雷	67		
浙東各江	漂雷	10	190	
	海戊定雷	160		
	270磅定雷	20		
贛江	海戊定雷	20	50	
	海己定雷	30		
鄱陽湖	海戊定雷	50	50	
荊河	漂雷	98	2,048	
	定雷	1,950		
襄河	漂雷	100	100	
川江	漂雷	40	40	
西江	漂雷	5	97	
	定雷	92		
北江	定雷	15	15	
邕江	定雷	80	80	
洞庭湖地區	定雷	338	338	
合計	定雷	2,755	3,902	
	漂雷	1,147		

資料來源：海軍總司令部，《海軍抗日戰史下冊》（台北：海軍總司令部，1992年），頁418。

民國27年9月，海軍製造武漢上游用的固定水雷，同時設計一種海戊式繫留觸發水雷，適用於洞庭湖及浙、贛各省江河之布設。同年12月，海軍經研究另製一種漂雷，僅裝藥50磅，擬布設在荊河及湘江一代水域佈防之用。其後再進一步研究，複製成同式另一種定雷，定名海己。28年初，我發動敵後布雷游擊作戰，因海庚式漂雷雷身較大，攜帶不易，乃設計一種裝藥100磅之漂流水雷，同時並置有一種裝藥15及20磅之小型定雷

註18：海軍總司令部，《海軍抗日戰史下冊》，頁1293。

註19：海軍總司令部，《海軍抗日戰史下冊》，頁1293。

表四 民國30年海軍全國各地布雷數量一覽表

佈雷地區	水雷種類	數量	具	備考
長江流域江陰至湖口段	漂雷	480	514	
長江流域九江至鄂城段	漂雷	34		
閩省各江	海戊定雷	11	11	
浙東各江	海戊漂雷	159	192	
	海己定雷	15		
	270磅定雷	3		
	100磅漂雷	15		
贛江	50磅漂雷	30	117	
	海己定雷	3		
	20磅定雷	83		
荊河	定雷	250	333	
	漂雷	83		
川江	漂雷	30	30	
粵桂各江	定雷	200	200	
洞庭湖地區	定雷	1,544	1,594	
	改造定雷	50		
合計	漂雷	672	2,991	
	定雷	2,319		

資料來源：海軍總司令部，《海軍抗日戰史下冊》（台北：海軍總司令部，1992年），頁420。

，用於湖沼地區，是為海辛式定雷¹⁸（如表三、表四）。

綜計抗戰時期，海軍自製的水雷，定雷類有海甲、乙、丁、戊、己、辛及200磅與150磅等九種。漂雷類計有海庚及100磅與50磅等三種¹⁹。

肆、作戰指導

在不同階段，海軍作戰形式、戰術指導和作戰任務也不盡相同，但又其有連續性和交叉並行的特點。縱觀海軍抗戰全程，其作

戰形式主要有：

一、沉船阻塞戰

這是海軍在第一、二階段作戰中的主要戰法，作戰地域在長江中下游及重要海口，戰術指導原則是以沉船阻塞航道，輔以艦隊、砲隊、水雷進行陣地防禦²⁰。

二、水雷封鎖戰

這是海軍在第二、三階段作戰中的主要戰法，作戰地域在長江中游，戰術指導原則是以水雷封鎖航道，輔以要塞砲隊進行陣地防禦²¹。

早在第一階段作戰中，海軍就曾在阻塞日艦的航道上布設水雷，但只是一種輔助措施。進入第二階段作戰後，尤其是馬當要塞瓦解後，已無軍艦和商船可以沉塞航道，遂改以水雷為主進行封鎖。國民政府撤至武漢後，海軍在長江中游建立了三道防線，以阻止日艦西犯武漢。第一道防線即為馬當的沉船阻塞線，因陸軍配合不力，於民國27年6月30日被日軍攻破。第二道防線設在江西的湖口、九江，開始採用水雷封鎖航道，共布放水雷1,600餘顆，並有海軍砲隊和陸戰隊在兩岸防守。第三道防線設在田家鎮，為武漢之前衛，先後共布雷1,000餘顆，由部分艦艇擔任布雷或掩護雷區的任務，並在雷區附近江岸建立砲臺要塞。按照民國27年4月制訂的長江防務計畫，海軍負責守備各道防線的要塞和擔負長江正面防務，陸軍負責防守要塞外廓陣地。7月，侵佔馬當的日軍向第二、三道防線發起進攻。海軍在力量極

為薄弱的情況下，冒著日機的轟炸和日艦的砲擊，進行頑強抵抗。但是，由於海軍要塞部隊傷亡越來越嚴重，加之陸軍在周邊與登陸日軍作戰失利，使陷入包圍的海軍官兵無力長久堅守要塞。在不到1個月的時間內，第二道防線的湖口、九江即先後失守。9月底，第三道防線田家鎮也告陷落。

海軍參加抗日作戰是從淞滬戰役開始的。民國26年8月13日，日軍發動淞滬戰役後，海軍主力即在江陰建立阻塞線，阻止日本海軍沿江西上，協同陸軍堅守淞滬，拱衛首都南京以及掩護國民政府西遷，這是海軍作戰的第一階段；上海失守後，國民政府遷至武漢，海軍又奉命退至長江中游，繼續建立阻塞線以阻遏日艦西犯，保衛武漢，這是海軍作戰的第二階段；國民政府遷至重慶後，海軍採取水雷封鎖和敵後布雷等游擊戰的方式進行持久戰，在長江流域配合陸軍在海軍抗日作戰的第三階段，水雷封鎖仍是主要的作戰形式²²。

民國26年12月，當南京失守後，海軍隨即成立布雷隊。初期海軍布雷隊下轄六個分隊及兩個布雷測量隊，在對日抗戰初期，發揮高度戰力。期間從事淞滬布雷作戰、江陰阻塞布雷作戰，以及太湖、馬當、潯湖、田葛、洞庭等河川水道及湖沼防禦布雷作戰。布雷工作多在夜間進行，無論寒風淒雨，布雷隊員晝伏夜出，工作艱苦危險，人員時有犧牲。當時海軍認為，欲擊破日軍沿江西進，窺伺荊州，運輸便利，接濟無虞之企圖，

註20：陳紹寬，〈海軍抗戰紀事〉，《海軍抗戰事蹟匯編》（臺北：海軍總司令部，1941年），頁3。

註21：瀨名堯彥，〈揚子江上的戰鬥〉，《世界的艦船》，1982年，第2期，頁137。

註22：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頁10-13。

應當在長江各段，運用水上機動游擊戰術，發揮敵後攻勢，遮斷日海軍在長江水上交通，襲擊其海軍艦艇及運輸船隻，以無定時無定地之鑽隙踏虛布雷，方足以遏阻其海軍艦艇之攻勢，遂於民國29年1月，組成長江中游布雷游擊總隊，展開敵後作戰²³。

布雷游擊隊下轄6個中隊，主要活動於長江流域。他們把長江中下游劃分為3個布雷游擊區：第1布雷游擊區從監利至黃陵磯；第2布雷游擊區從鄂城至九江；第3布雷游擊區從湖口至蕪湖，後擴大至江陰。布雷游擊隊使用的水雷都是由軍隊自己生產的。當時，根據作戰的需要，水雷製造所不斷搬遷，從上海先後遷移到無錫、武昌、長沙、岳陽、常德，最後在辰溪落穩腳跟。布雷游擊隊使用的水雷主要是漂雷，布雷是一個艱難而危險的過程。海軍往往將布雷中隊分成若干個布雷小組，先從後方領取水雷，用人力攜帶或小車隱蔽推運等手段，將水雷運送至長江邊，然後在敵人控制薄弱的地方下水。運送一枚水雷往往需要幾天，甚至十幾天的時間才能到達江邊。這期間布雷隊員要通過敵佔區，晝伏夜行，忍受飢餓，還要與遭遇的敵人作戰。雖然有的遭敵人俘獲，慘遭殺害，有的與敵人戰鬥壯烈犧牲，但他們無所畏懼，布雷行動堅持到抗戰結束²⁴。

民國27年底至32年底，海軍布雷總隊先後在洞庭湖、沅江、湘江、荊河、川江等處水域共布水雷1.4萬餘顆，使日軍在湖南境

內的水上行動到處受阻，並將其澈底封鎖在川江之外。海軍的水雷封鎖戰儘管沒能給日本海軍重創，但進一步遲滯了日軍的進攻速度，為國民政府從武漢遷至重慶和陸上部隊的轉移爭取時間，因此基本上達到預期目的。

三、布雷游擊戰

這是海軍在第三階段作戰中，也是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以後採取的攻勢作戰，作戰地域在長江中下游，戰術指導原則是以各種水雷為武器進行敵後水上游擊戰，襲擊日軍艦艇及其運輸船，破壞與切斷日軍水上交通線。

隨著武漢的失守，日軍艦艇在長江中游的活動劇增。為了破壞日軍佔領區的水上運輸線，國民政府指示海軍：「在長江各段實施水上游擊，發揮敵後攻勢，以遮斷敵水上交通為目的，襲擊其艦艇及運輸船隻為手段，作無定時無定地之鑽隙踏虛布雷²⁵。」

伍、東南一帶水雷作戰

隨著布雷游擊範圍的擴大，又增編了湘鄂布雷游擊隊和4個挺進布雷隊。至於游擊活動範圍，先劃定蕪湖至湖口段沿江各地帶，民國29年4月，又將湖口擴展至長江下游的江陰，鄂城至九江段以及監利至城陵磯等段布雷游擊區。

浙閩方面，浙閩沿海，港灣甚多。中期戰役開始之時，均予佈雷封鎖；並拆卸損傷艦艇之火砲移裝於各要塞砲臺，加強要塞火

註23：海軍總司令部，《海軍抗日戰史下冊》，頁395。

註24：馬駿杰，〈抗日戰爭的海上布雷游擊戰〉，《人民網》，2004年9月8日，<http://www.people.com.cn/BIG5/jun-shi/1078/2769141.html>（檢索日期：2014/11/25）。

註25：胡璞玉，《抗戰史料叢編初輯》（臺北：國防部整政編譯局，1974年），頁54。



圖五 烏豬港及梅花港地理位置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圖四 馬尾要港司令李世甲(1894-1970)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http://www.cyff.org.tw/exhibition/shenpaochen/chapter4.html>(檢索日期：2014年12月16日)。

力。民國28年，多次擊退進擾之日艦，並擊傷日艦2艘。29年於浦陽江雷區炸沉日艦3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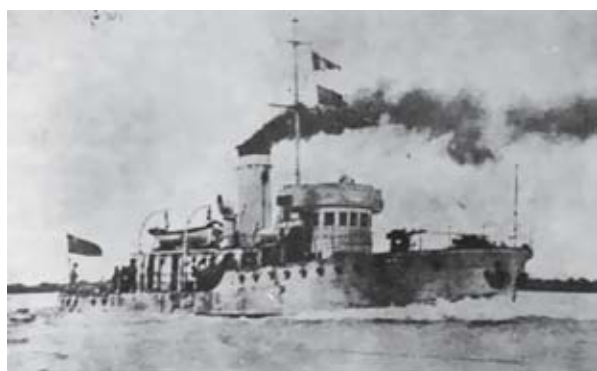
閩廈方面，福建與臺灣一水之隔，日軍垂涎已久。中日戰事未發之前，日海軍曾增編在華特務艦隊，在我汕廈各地，亦設立日海軍陸戰隊出張所(行政機關)，舉動極為詭秘。我海軍當局，對閩廈當面治安早已注視，並分知馬尾要港司令李世甲(如圖四)，廈門要港司令林國賡嚴加防範，以遏阻亂萌，

註26：海軍總司令部，《海軍抗日戰史下冊》，頁261-262。

戰事既發，海軍遂以全力守衛閩廈。

海軍陸戰隊以一營兵力掩護廈口要塞，以一團兵力掩護閩口要塞，唯廈門當地沿海航路要衝，沿海設防，頗不容易。民國27年5月23日，在福斗江面布雷37具，同年6月8日，在梅花布雷23具。同月27日，在烏豬港布雷25具，28年4月，又先後在長門江面布雷41具，烏豬與梅花復加強再布雷31具，以鞏固當面海域防務。(如圖五)同時將所有海軍駐閩各機構，如要港司令部、造船所、練營、醫院、軍官研究班暨陸戰隊補充營等，均全部動員做長期對日抗戰之準備²⁶。

廈門方面，七七事變初期，日本海軍為截斷中國沿海船舶交通，目的在阻止外來戰力之資源(海外援華物資)流入中國，然截斷海上交通之舉，近似國際法規定之「戰時封鎖」。但數量有限之日本艦艇，要在綿延中



圖六 撫寧砲艇

資料來源：《中國軍艦史月刊》，<http://60.250.180.26/ming/2409.html> (檢索日期：2014年12月16日)。



圖七 正寧砲艇

資料來源：《中國軍艦史月刊》，<http://60-250-180-26.hinet-ip.hinet.net/theme/theme-21/21-index.html> (檢索日期：2014年12月16日)。

國沿海從事封鎖作戰，難免漏洞百出，效果有限。我國沿海，港灣甚多，在初期作戰中，我海軍均以布雷封鎖。民國26年盧溝橋事變後，日機開始向我廈口要塞各砲臺展開轟炸，我海軍司令部、造船所、無線電台、醫院、航空處等均被日機炸毀，我海軍及陸戰



圖八 肅寧砲艇

資料來源：《中國軍艦史月刊》，<http://60.250.180.26/ming/2409.html> (檢索日期：2014年12月1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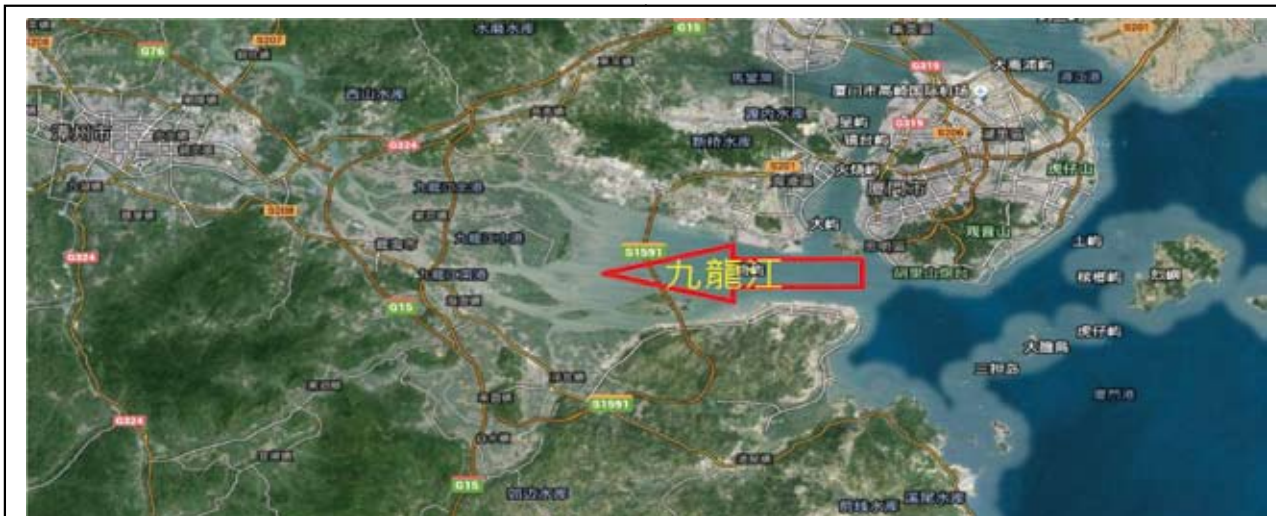
隊官兵陣亡無數。廈門失守後，閩口防務吃緊，我撫寧(如圖六)、正寧(如圖七)、肅寧(如圖八)三砲艇不斷在阻塞線附近巡弋²⁷。

民國27年5月31日，日軍以大隊飛機企圖破壞我阻塞線，我撫寧、正寧、肅寧三艇迎敵射擊，雙方接戰甚久。三砲艇在日機環攻下傷重下沉，電信員陳傳滂殉難，另有下士任木旺、王鴻鈞、楊賢銓、陳太塗、陳暉、林福懋、楊修套、袁順遂等人陣亡²⁸。

閩江上游方面，日軍沿閩江繼續西犯，再攫奪我南平，則我部署反攻將備感困難。是以南平一帶在我戰略上是屬必守，谷口為南平之屏障，地勢險要，海軍乃設江防司令部於該處，所有海軍陸戰隊、戰車防禦、砲隊、水警等，統歸江防司令部李世甲指揮作戰，並即行勘擇雷區，準備布雷阻塞。另南平地居上游，水勢傾瀉有如長江，布放漂

註27：巡防砲艇，上海江南造船廠建造。「撫寧」於1933年5月20日，「肅寧」於1934年2月28日，「正寧」於同年10月1日完工。各艇造價約在15萬國幣上下不等，含武裝則要30多萬元(每艇總建造費用含兵裝為329,416元)。各艇尺寸不盡相同，概分兩類。1932~33年造的艇身長為128呎，寬20呎，吃水7呎，排水量260噸。一座燃煤鍋爐推動一部往復式蒸汽主機產生400匹馬力，單軸推進最高航速10節。乘員軍官7人，士官兵37人。裝備57公釐砲二門，7.9公釐機槍三挺。1934年造的艇身長140.9呎，寬20呎，吃水7呎，排水量280噸。一座燃煤鍋爐推動一部往復式蒸汽主機產生600匹馬力，單軸推進最高航速11節。乘員軍官7人，士官兵37人，艇長為上尉階。武器裝備計有57公釐砲二門，7.9公釐機槍二挺。1934年各艇再加裝瑞士奧勒崗20公釐防空機砲以應付日機侵襲，各艇成軍後皆隸屬於海軍巡防隊。1938年5月31日撫寧艇長蔣福元、6月1日肅寧艇長鄭鳴芳及正寧艇長林廣藩等三艇皆被擊沉於福州長門閩江口。資料來源：《中國海軍軍艦史月刊》，<http://60.250.180.26/ming/2409.html> (檢索日期：2014年12月16日)。

註28：海軍總司令部，《海軍抗日戰史下冊》，頁282。



圖九 九龍江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圖十 歐江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雷，可收主動攻擊效果。我江防司令部遂於30年7月6日派布雷隊一隊抄入九龍江，在鎮頭宮布放定雷11具，以遏阻日海軍艦艇之攻勢。(如圖九)日軍對閩省戰局難以進展，遂漸露撤退意圖，我江防部依敵情研判，立即做反攻準備。同年8月底，海軍總司令部即

令閩江江防司令李世甲率陸戰隊向馬尾挺進，零星戰鬥後，我陸戰隊將馬尾收復，再趁勢向長門挺進，亦在我肅清後收復。閩江江防司令部乃重新部署新的防務，加派布雷隊一隊趕赴長門實施布雷，以鞏固當面防務²⁹。

民國31年1月，閩江口水道經重新勘查

註29：海軍總司令部，《海軍抗日戰史下冊》，頁287-288。



圖十一 椒江及清江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圖十二 飛雲江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後，開始在福斗港重新布雷24具，後復在壺江南北港及烏豬、梅花各港陸續布設水雷數十具。由於閩省背山面海，閩江口地勢狹隘，溝通南北，故為我海疆要區。九龍江、晉江、涵江各地亦皆為戰區適宜控制之要點，若敵得金門廈門後，若侵入每一水域，均足

以騷擾我腹地，進窺我汀、漳及威脅我閩西，而成包圍之勢。故閩江布雷外，尚有九龍江、涵江及晉江各地之阻塞工作。31年7月間，我海軍當局先完成九龍江布雷，32年9月及10月先後完成晉江及涵江布雷，總計九龍江、晉江及涵江共布雷15次計100具³⁰。

註30：海軍總司令部，《海軍抗日戰史下冊》，頁289-295。

浙東各江方面，因浙江省東部各江受山脈阻隔，各成一流，如日海軍艦艇自東海進入，不論其竄入任何一條流域，均將可侵入我浙江省腹地，切斷皖贛各省聯絡，是以該省防務均須於每一流域布雷阻塞，始能遏阻日海軍艦艇進襲。民國27年10月，我海軍首先於富春江布雷40具，翌月6日，歐江阻塞布雷40具(如圖十)。

後針對敵情於28年3、5月間，在椒江、清江(如圖十一)、飛雲江(如圖十二)共布設水雷60具。

29年3月，分別復於椒江及飛雲江各加強布設水雷15具。同月，開始阻塞浦陽江，次月亦將曹娥江設雷阻塞。8月，敵艦在歐江口外頻以艦砲向我射擊，我乃加強歐江方面雷區，在南水道布雷20具及漂雷10具，以迎擊敵艦。9月日海空軍對我浙東沿海肆虐漸趨積極，10月，我開始將鎮海先後布雷25具，敵艦向浦陽江行駛時，觸雷碰炸沉沒，敵死傷20名。數日後，再有2艘敵艦觸雷下沉，死敵80人，日海軍大為震驚³¹。

我乃趁勢分別再將未經布雷之各個要區，如穿江、鰲江及海門等各處，加緊實施勘測布雷。30年，將浦陽江雷區加強，在虎爪山加布20具，飛雲江雷區也三度加強，惟當時江防已緊，有敵艦駐泊，我布雷隊仍冒險進行，改以舢舨布設，然時正值潮大流急且西風正起，舢舨翻覆，上士嚴乞經、下士鄭依玉、陳起騰、謝長榮，士兵陳振利等殉職

。而浙東各江防務，在我個別布雷阻塞下，均能確保安全，浦陽江方面成效更大。各江防經我分別布雷阻塞後，敵艦均不得輕易進入³²。

粵桂方面，日軍除由華北華東向我內陸進攻外，復以優勢海軍封鎖我沿海。粵桂江防司令部負責西江、邕江、韓江等防務，主要以水雷阻塞配合沿江陸軍阻敵進犯³³。編制有平西軍艦、南康巡艇、陳特巡艇、魚雷快艇(9艘)、水雷大隊(轄6個中隊)、掩護大隊(轄3個機槍中隊、2個步槍中隊)、特務隊、通信隊、輸送隊、醫務所、雷機修造所、軍械庫(2座)、燃料站³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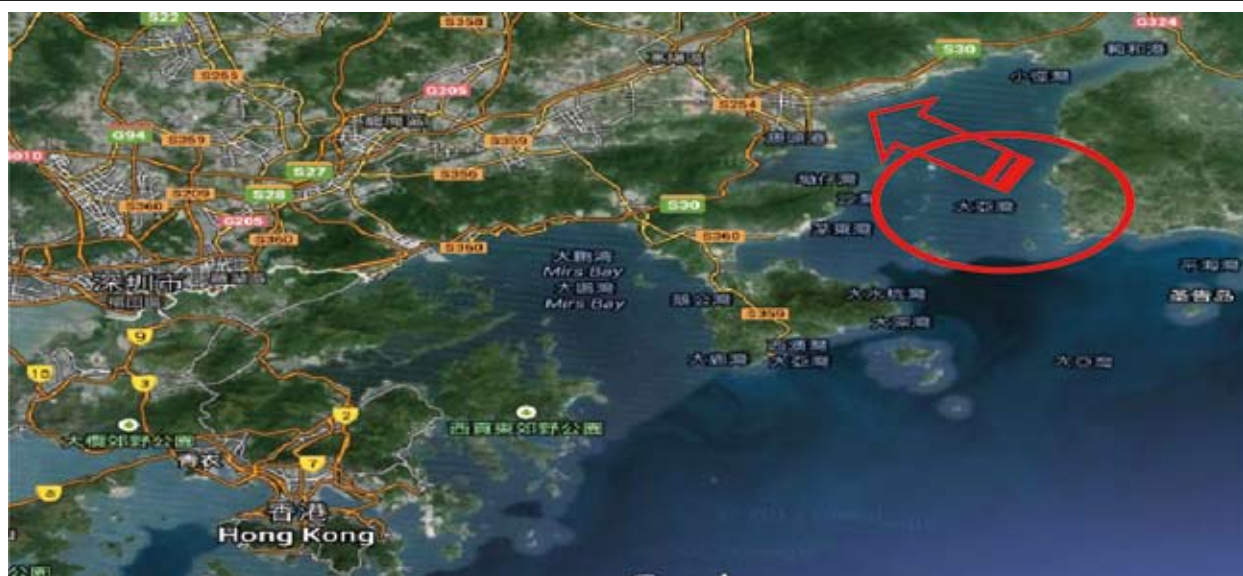
廣東省為我國華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中心，戰略位置十分重要，國外輸入之戰略物資百分之八十均是自香港經由廣州運往大後方。日本大本營認為要想及早結束侵華戰爭，必須切斷這條通道。我廣東江防司令部迎擊日軍海陸聯合進攻計畫，仍採取阻塞航道，布設水雷，建立封鎖線等手段。廣東河道交錯縱橫，抗戰爆發後，我海軍艦艇多被敵機炸毀或自行沉塞，艦艇兵力已不敷抗戰之用。我軍事委員會即令海軍總司令部，對廣東防禦即行採以布雷作戰，且當時日海軍艦隊亦將南犯，布雷行動迫在眉睫。水雷隊共編有11組，每組12人，另經常雇用小火輪十餘艘及民船百餘艘，做為儲運雷具及調遣布雷人員用。由於敵機穿梭往來三角洲地帶，布雷工作異常緊張，且多於夜間

註31：海軍總司令部，《海軍抗日戰史下冊》，頁347。

註32：海軍總司令部，《海軍抗日戰史下冊》，頁348。

註33：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粵桂區海軍抗戰紀實〉，《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下)(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年)，頁1810。

註34：海軍總司令部，《海軍抗日戰史上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頁348。



圖十三 日軍登陸大亞灣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進行。除布設觸發定雷外，並以時控漂雷相機襲擊駛近沿海之日軍艦艇。先後成功襲擊日艦多次，為日軍艦艇帶來極大威脅。惟27年11月23日晨，我第11組水雷隊在施放漂雷準備襲炸虎門之敵海軍艦艇時，不幸為敵機轟炸，8艘布雷艇均為敵機炸沉³⁵。

由於我在廣州各口之布雷防禦嚴密，日軍未能逕由各口侵入我內陸，突於10月12日晨在大亞灣強行登陸，日軍登陸成功，21日我軍放棄廣州(如圖十三)³⁶。

廣州陷落後，海軍在韓江、鮀江、東江、北江與西江各水道，及重要支流布雷，阻止日軍溯江內侵。28年4月，西江支流永安江雷區，炸沉日艦2艘。同年11月，日軍陷

南寧，海軍在南寧附近邕江上游，布雷封鎖，限制日軍水上行動，以策應陸軍作戰。29年9月，日軍由廣州進擊清遠，海軍在北江石角設置雷區，阻日軍船艇溯江北上，掩護陸軍側翼安全³⁷。布雷防禦作戰除前述各種方式外，另以游擊布雷方式做為我海軍在粵桂區抗日作戰中重要工作之一，並獲致相當戰果³⁸。

日軍艦船不斷遭到襲擊，最後只得完全停止在海軍布雷游擊區的水上活動。至民國34年8月，布雷游擊隊在三個布雷游擊區共布雷1,500餘顆，炸沉日軍大小艦船135艘，其中包括10餘艘大、中型軍艦，傷亡其官兵5,000餘名，破壞其武器彈藥等軍用物資不

註35：海軍總司令部，《海軍抗日戰史下冊》，頁372-375。

註36：金智，〈民國時期的廣東海軍〉，《軍事史評論第17期》(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10年)，頁193。

註37：國軍歷史文物館，〈對日抗戰一全面禦敵〉，《國軍歷史文物館》，<http://museum.mnd.gov.tw/Publish.aspx?cnid=1442&p=12107>(檢索日期：2014年12月2日)

註38：海軍總司令部，《海軍抗日戰史下冊》，頁380。

計其數，戰果輝煌³⁹。

由於布雷游擊隊利用熟悉地形，有當地群眾掩護的有利條件，採用先偵察目標，再靠近布雷，佈後即撤的戰術，使襲擊頻頻奏效，自身很少傷亡。他們不分晝夜、陰晴、寒暑，化整為零，分散隱蔽，四面出擊，使日軍防不勝防。因此，日本海軍長江艦隊司令不得不發出告示，訓令其長江艦船，示以要旨四項規定如下：

- 一、禁止集結航行。
- 二、凡行駛蕪湖商船，須由軍艦領航。
- 三、不得夜間行駛蕪湖九江間。
- 四、凡艦輪行駛蕪湖上游時，須加速行駛通過。

以上四項禁令，均附有懲罰條文，顯見日軍對於其船艦行駛於長江之安全如何慎重⁴⁰。

日海軍艦船在長江航行，雖處處遵照指令，慎重小心，但仍舊無法躲避我水雷，減少其犧牲。最後日海軍只有宣告停止航行，此類停止航行宣告屢見不鮮，而宣告不久復又開航，一旦開航又遭我水雷攻擊。在兩難而無選擇下，日軍乃遷怒於我淪陷區人民，任意燒殺，以迫使我民眾告發我海軍布雷游擊隊之行蹤，俾其防範。惟我淪陷區民眾，深明大義，未受威脅，不但不為敵所用，反而協助我布雷游擊隊健兒，提供敵情，協同布雷⁴¹。

陸、結語

抗日作戰期間，日軍對我布雷隊員亦恨之入骨，凡不幸被俘之隊員，均慘遭極刑。我偵察組諜報員陳木生，奉派潛入湖口敵區探查敵情，為敵軍所獲。該員寧死不屈，致慘遭日軍活活鋸死，並將其屍體拋其於江中。我軍事委員會以該員壯烈成仁，犧牲慘烈，特核定獎勵辦法五項，准入祀湖口忠烈祠，並將事蹟宣付表揚，慰藉忠魂⁴²。此等血淚史蹟，不容遺忘。

戰爭中，中日海軍力量對比敵強我弱。敵強，一是指日軍艦隊實力強大，因此不宜與其進行艦隊決戰；二是指日軍航空力量強大，因此不宜與其進行水上陣地戰。但海軍也有優勢的一面，即在內河作戰，敵方的大軍艦、大艦隊無用武之地，我方卻佔有熟悉地形的優勢，並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和幫助，可以開展廣泛的水上游擊戰。戰爭初期，海軍所擔負的主要任務是封鎖長江，遲滯日軍的進攻，支援陸軍作戰，保障國民政府駐地及其轉移的安全。為實現這一戰略目標，海軍從江陰開始，沿長江步步設防，與敵進行多次陣地戰，是完全必要的。且當時日軍空中力量佔有絕對優勢，海軍在不宜進行陣地戰的情況下而為之。當時海軍應把有生力量和作戰潛力做最大程度地戰力保存，為爾後作戰奠定基礎。即如江陰阻塞戰，在沉

註39：陳紹寬，〈三年來海軍抗戰工作之檢討及今後發展之方針〉，《海軍抗戰事蹟彙編》（臺北：海軍總司令部，1941年），頁30。

註40：海軍總司令部，《海軍抗日戰史下冊》，頁494。

註41：海軍總司令部，《海軍抗日戰史下冊》，頁496。

註42：海軍總司令部，《海軍抗日戰史下冊》，頁497。

船阻塞航道以後，本應以設置和加強兩岸砲陣地為重點，此舉不但能以交叉砲火阻止日艦打通航道，而且抗擊日機空襲也有較強的隱蔽性。但海軍卻以全部主力軍艦來保護阻塞線，結果成了日機轟炸的靶，直至喪失殆盡。這不能不說是一重大失誤⁴³。

國民政府戰時海軍總司令陳紹寬在民國32年總結海軍抗戰工作時說：「要防守一個海口，或是某一個登陸點，一定要採取積極的防守辦法。必須用海軍力量，在海口以外與敵艦決戰，或將敵艦殲滅，或將敵艦擊退，使敵人攻擊力消失，自然將這個海口保全

。」在中華民族偉大的抗日戰爭中，海軍是一支重要的軍事力量。雖然當時海軍力量太弱，無力與日本海軍正面交鋒，也沒能阻止日軍在中國沿海登陸並沿長江向內地進犯，但對抗擊日軍，遲滯日軍侵略速度，以至最後戰勝日本帝國主義，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作者簡介：

宋連海中校，陸軍官校86年班、美國通信初級軍官班97年班、美國陸戰隊遠征作戰高級班94年班、美國陸戰隊指參學院100年班、國防大學戰爭學院戰略研究所103年班，現服務於國防大學海軍指揮參謀學院。

註43：蘇小東，〈抗日戰爭中國海軍的戰略戰術〉，《抗日戰爭研究》，1996年，第1期，頁355。

老軍艦的故事

中肅軍艦 LST-228



中肅艦原為美戰車登陸艦編號520，民國47年9月16日由首任艦長百振義中校於琉球那霸接收。接收後定名為中肅軍艦(編號LST-228)，隸屬登二艦隊部(136艦隊部)。民國48年1月於海一廠加裝武器，復於民國56年1月於基隆臺灣造船廠實施「新中一號」計畫，進行整修工程。

該艦在海軍服勤期間，執行外島運補、輔訓任務及操演訓練，均能發揮互助合作，團結奮鬥之精神，圓滿完成。由於運補任務逐次遞減，於民國79年12月16日奉令作簡易封存。(取材自老軍艦的故事)